

# 一片中国月光

□ 陶方宣

想起苏州，就想起一片月光，一片澄澈明净的中国月光，照着小桥流水姑苏人家，照着廊檐上晾晒的丝绸衣、桥洞边停泊的乌篷船和桃花下赤脚癫狂的唐伯虎，照着园林、书肆、茶馆、戏院——那是一片动人的中国月光。

苏州最优美的是古典园林，就好比乐器中的笙箫和胡琴，琵琶或古筝，是舒缓而又动人的民乐——当我在姑苏的雨中一处一处寻访那些精美园林时，我有一种醉酒后的摇晃和颤栗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沉迷的景致，再没有比这更让我留连的地方：拙政园、狮子林、网师园、个园、沧浪亭、半园。撑着一柄油纸伞，慢慢地走，细细地看，乌黑的瓦，粉白的墙，假山后面哆哆嗦嗦的竹子、憔悴的桃花、青石桥下羞答答的睡莲；半圆的石桥与倒影正好是一轮满月，远处的塔影掩映其中，桃花流水间一叶扁舟无声滑过；透过紫藤垂拂的花窗窥望，半亩菜花，一丛芭蕉，人比黄花瘦的美人弹拨古筝，手拿线装书的才子听得摇头晃脑如醉如痴……

这样的生活当然让我迷恋，让优美贯穿于日常，让诗意与生存密不可分，一些文化人，自觉地把文化追求与审美品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代代承传，最后就形成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载体——园林。苏东坡说：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庭院种竹在苏州园林中最常见，一堵粉墙几竿修竹，体现的是一种内心向往与人格精神，从竹林七贤

到扬州八怪，隐士文化可能是园林艺术的成因之一，更多的人不便遁隐山林，只能“大隐隐于市”，一个封闭的人文环境对读书人来说尤显重要，把自然山水中的几大要素——山、水、树、石尽可能地移植到家中庭院，以便朝夕相处，这是中国园林出现的契机。江浙一带是富庶之地，战争动乱较少，优越的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使园林大量出现，苏州高峰时有私家园林 200 多座，园林成为士大夫审美的载体、避世的依托——明初才子文徵明设计了拙政园，倪云林为狮子林画图；据说为拙政园取名是官场失意之士王献臣，取名拙政，意即不想为官，退思于耕，这是文人厌官场慕诗书的典型心理反映——在这浓缩的山光水色中，我们品味到的是最中国的唯美，最中国的况味，最中国的人格，最中国的故园乡愁。

雨中在苏州走着，总有一缕乡愁的惆怅，这份乡愁是寒山寺带给我的，那是一份来自家园的乡愁，一个人打着伞站在雨中，如麻的雨丝飘落在寒山寺那鳞鳞千瓣的鱼鳞瓦上，像敲着钢琴黑白的键，马思聪思乡的旋律像窗外湿答答的烟雨一样在心头弥漫，无边的乡愁就在心中涌动，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它与我心里的一种疼痛相对应，乡愁就是这种生命里的痛，它总在细雨如麻的黄昏折磨着一些无法回归家园的人，不管这家园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。你想想看，在那一片高低错落的老房子里，钟声突然响起来了，群鸦惊飞而

起，枫叶片片凋零，张继的吟咏就传了过来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——月落、乌啼、夜半、晚钟，还有那一片寒山寺和暗淡的天空上纸灰一样的寒鸦，这里烘托的就是一个宏大的乡愁场景，让我们对古典的故乡久久眺望，望断天涯望穿秋水……

乡愁是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，把灵魂皈依在故乡的怀里，一代代文化人就这样在思乡的背景下病着，他们笔下的诗文书画，他们居住的亭台园林就是他们的病中吟，张继、温庭筠是这样；白先勇、余光中更是这样，这是一种无法根治的传染病，从古代一直流传到如今……

苏州园林的修筑离不开文化与经济，在漫长的农耕年代，给苏州带来滚滚财源的是丝绸业，采桑养蚕是苏州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诗意生活，每到蚕结茧的繁忙季节，家家用红纸粘门不相往来，闭户缫丝。如今你到了苏州，最多的店铺仍是丝绸店，一家接一家。有那么多人来买丝绸吗？不知道；有那么多人穿丝绸吗？也不知道，只是我忍不住也夹在人堆里给老婆、女儿各买了一块，用手抚摸，像流水一样软滑像清风一样舒爽，有深秋的月色，有桑叶的气息，如此珍品妙物好像只能出在苏州这样的人间天堂。

我拿着丝绸在傍河的廊檐下走，一路上，不知相逢过多少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，穿着丝绸旗袍，仿佛是唐伯虎点中的苏州女子秋香，或苏州美人苏小小与西施，我想在苏州住下来，做个落魄的诗人，或者水墨画家，或者就在哪一家书院说说古书唱唱评弹吧。苏州评弹最是撩人，一男一女就两个人，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一个转轴拨弦三两声，糯软的语言，温婉的唱腔，三天三夜地弹唱啊，唱《楼台会》唱《游园惊梦》，唱得人骨头都酥了。苏州，就是这么个地方，桃花太艳，女人太俏，茶馆太多，书肆太密，歌曲太软，美食太甜。

苏州的美食多得数不过来，仅仅是小吃点心就名目繁多，采茉莉花时和插栀子花时吃的点心是不一样的，剪梅花时或打桂花时尝的点心更加不同。季节性表现在苏州小吃上特别明显，比如艾草青青时，就能吃到艾草绿汁染成的清明糕团，桂花芬芳时，肯定能吃到桂花糖藕，那又香又糯的桂花糖藕就用棉布围在木桶里沿街叫卖，多是一些

头插桂花的女人，一边走一边敲着竹梆，这都是童年吃过的美食，让我们遗忘了许多年。

在苏州，我尝到一种小吃蒸馄饨，馄饨蒸着吃怕只有苏州才有，先把牛肉素菜馄饨蒸熟，配一碗蛋皮汤和麻油香醋来吃，兼有烧卖、馄饨、汤包三种风味，吃起来特别有趣。还有一种灰汤粽，精巧如红菱，颜色为灰色半透明，不蘸白糖，浇一种特制的糖油，甘美而不油腻。这种粽子现包现煮现卖，许多人排队，老婆婆大概习惯了这种场景，一点也不着急，老半天包一只老半天包一只，动作中有着一种苏州人才有的悠闲与笃定。车前子写过苏州奇奇怪怪的小吃，什么梅花脯、海棠糕、蟹壳黄，还有扁豆糕——小贩们提着竹篮在书肆戏院等人流集中的地段站着，也不叫卖，但那种独特的香气老苏州一闻见就馋得要流口水，他们知道扁豆糕上市了，闻香而至。扁豆糕是将扁豆籽蒸熟了，碾成粉加糖炒过，再制成糕，糕分两层，下层扁豆为淡绿色，上层是掺了薄荷的米粉为乳白色，吃时抹一点玫瑰酱，为粉红色，拿在手里，淡绿乳白粉红，好看极了，吃到嘴里清凉香甜，初夏时节坐到开花的槐树下吃，小蝴蝶一样的槐花啪嗒落下一朵，啪嗒又落下一朵，看一个苏州女孩子从对面石桥上姗姗走过，那滋味别提有多美好。

苏州是出美食家的地方，苏州作家陆文夫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就叫《美食家》，把苏州的美食写绝了。其实苏州作家也是一道精美的点心，陆文夫、范小青、苏童、车前子——是口味清甜清淡一类的小吃。

说到才子，苏州出得特别多，有人说状元秀才是苏州的土特产，此话一点不假。苏州的才子有一大特点，往往偏奇偏怪，金圣叹唐伯虎倪云林就是。其实几位都是大才之人，如果在开明时代，肯定会成为雄才大略一代文豪，但时代的黑暗与凶险，大才也就渐渐蜕化变奇成怪了，你看看金圣叹这个名字，金圣叹，姓金的才子只剩下叹息——真可惜。

金圣叹确是一代奇才，他把名著《水浒传》108回拦腰一砍，砍到只有70回，砍得那么好，让人称奇；连皇上也服他，他评庄子、离骚、史记、杜诗、水浒、西厢六才子书，当朝皇上就大声叫好。像所有的大才一样，他恃才傲物惊世骇俗，民间故事传说有一天他独立于自家门楼之下抬头望天目中无

人，路人见到他都点头问好，他仰着脸爱理不理地哼一声。有个老农看不过去，过来对他说：金先生，我兄弟两人分家，想请教你一个事。

金圣叹翻着眼睛斜视了老农一眼，说：什么事啊？

老农说：我们分家想抓阄分财产，这阄字怎么写？

金圣叹说：你也真笨，这个阄字也不会写，我告诉你，阄，门字底下一只龟，就是门楼底下爬着一只乌龟——话没说完他一下明白过来这不是损他自己吗？一回头，老农暗自窃笑，猫腰一转身就跑得没影了。

金圣叹这人就这样，常常没个正经相，又自视甚高，有一次看县官不顺眼，带领一班文人去孔庙哭庙，类似于现在的联名上书，结果把官府气坏了，正好上头也看他不顺眼，联手下令全部杀头。临死那天，两个儿子夹在人群中看他，他把儿子叫到跟前来，耳语道：五香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吃有火腿滋味，千万别让他人学了去。这便是他的临终留言，让研究者困惑了几百年。

苏州的文人总是这样出奇得怪，唐伯虎就不说了，画家倪云林（一说为无锡人）也怪得出格，据说这位姓倪的老兄有洁癖，毛笔砚台天天要洗，连门前的槐树也不放过，让书童们打水日日擦洗，结果，硬把五棵开着小白花的槐树给洗死了。有一个朋友春天来访，晚上没走夜宿他家，他一夜起床5次来看他是不是弄脏了房间和床铺，半夜听到朋友咳嗽，一阵紧张，赶忙起床问他将痰吐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朋友说我吐到一片树叶上，他就用纸包住那片树叶，拿到5里外的地方丢掉。

倪云林因为嫌肮脏，甚至不近女色，有一次遇到一个姓赵的金陵歌女，貌美如花不说，古筝弹得人骨头都酥了，这样的才艺女子他实在不想错过，就带回家，上床前让她洗澡，左一次右一次地洗，洗好后上床，他上上下下地闻，还有异味，不行，重洗，洗到后来天亮了，一桩好事没做成，可能他也不想做。倪云林后来将田亩无偿赠送他人，自己一叶扁舟遁隐江湖去了。

在苏州后代奇才文人之中，当代车前子算得上一个。他一出世就颇有点传奇味道，据说他出生那天，接生婆刚刚从母腹中将他接到手上，他突然

发出一阵狂笑，在别的婴儿都哭啼不止时他却狂笑不止，把接生婆吓了一跳，她接生一辈子哪见过这等奇事，以为接到一个怪物，慌忙将他扔到地上，结果摔坏了他一条腿。我读过车前子许多诗文，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诗人，一个生长在中国江南苏州的诗人，这种地域和文学的职业决定了他写作取材的角度：《明月前身》、《手艺的黄昏》、《水墨》、《瘦鹤病梅》、《扬州的月光》、《乡下纸牌》——这是一个诗人的散文，一个长期被南方（吴越）文化熏陶的文化人的散文，最地道的南方物事，最典型的南方文人的口气，从琴棋书画到笔墨园林，更多的是对中国艺术精神透析与感悟，阴柔、优雅，又有几分老宅里的清凉与神秘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苏州这座流水上的小城给予他的。我随手记录下这么一段：“——如果我活在本世纪初，一定是个肺病患者——傅山给痨病鬼开的药方是一船梨，让他坐卧其间，顺流而下，一船梨从山西吃到河南，他在黄河上痊愈了。黄河是我们的最大的药罐，诸子百家大抵在其间熬成。宜川的壶口应该叫罐口，天下黄河一罐收——”

如果不是个诗人，如果没有经过吴越文化浸染，是无法写出这样诡谲奇美才情横溢的篇章的。如果按车前子的话说，诸子百家在黄河这个药罐中熬成的话，那么他，则是在苏州，这个吴越文化的药罐中熬成。他的诗文，鲜明地打上吴越苏州的印记，这也是车前子鲜明的个人印记，他的风格他的创作个性全依赖于此。唯依赖于此，我们才将车前子与别的文人区别开来而死死地记住了他。我们记住了车前子记住了苏州，这个苏州是车前子经过漫长精神寻觅的苏州，他在寻找吴越文化的同时最终也找到了他自己。

余秋雨先生说：苏州是中国文化宁静的后院。此话有点玄虚，但大体上没错——你乘一只乌篷船，沿落花流水一路划下去，肯定能看到青石街、外婆桥、栀子花、大月亮，那是一个又一个荷叶一样漂浮在南方流水间的江南小镇，苏州是其中最完美最典型的一个。如此古典精美的故园，难怪中国文化人一直把它当成心理上的家。

责任编辑 谭 滢